满江红

祭屈原

●丁富国

端午佳节，思屈子，高山景仰。
哀运舛，满怀才智，展施无望。
屡谏革新君不纳，舍生取义多悲壮。
悼《国殇》《离骚》醉千秋，堪绝唱。

宏伟业，前辈创。
英烈志，铭心上，
任凭艰与险，弄潮逐浪。
“三个坚信”凝动力，“四个全面”明方向。
待梦圆、酹酒祭先贤，千杯畅。

我的村庄，我的端午

●李人庆

那个早上
天很好
太阳暖暖地照着
风的手指
爬满阳光
轻柔地
抚摸窗棂
柳树的长发飘来
在墙角
与一朵火红的石榴花接吻
和露珠缠绵

这个端午的早上
有麦香
有艾草
有香囊
还有粽子熟悉的味道
妈妈裁剪的五色丝线
一头连着我
一头连着她
从汨罗江畔
吟唱着被雨水打湿的《离骚》
或是《九章》
把我牵回了故乡

多少年了
它可能早已把我遗忘
就像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忘了我走过的模样
但我始终走不出
你温暖的记忆

端午的阳光
照在我的身上
阳光把我的身影
描在地上
然后慢慢拉长
拉着拉着
就把我拉成了田里的庄稼
开始抽穗
开始扬花
当我和玉米一样高低
我顺着伸向远方的那条路
走了
带着眷恋

于是
村庄
小河
田野
还有村口那棵皂角树
一起在身后沉默
一缕炊烟
袅袅向我招手
连同我的村庄
我的端午
一起在记忆里珍藏

草根艺人

●袁占才

李福才的剪纸作品

有这么一类艺人，居于野山僻村，沐民俗乡风，偏爱某一门技艺。他们无师可投，无门可拜，也未想着跟谁去学，只是无缘由地喜欢。于是，在辛苦劳作之余，他们不停地练啊练。说他苦钻苦研，境界似乎高了些，但他过于执着，一门心思用在参悟中。他们原木讷口拙，而今一举一动更异于常人。人多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也有人讥之为傻呆。

然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这一门技艺，在不知不觉间，竟然登峰造极，有朝一日，受到专家的称赞。专家目睹了这来自于最底层的土得掉渣的表演，观看了他们没有一丝雕饰的浑然天成的作品，两眼放光，激动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四下里打听这些个艺术出自何许人手，甚至登门拜见，紧紧握住他的手，抚着掌上盈寸的厚茧，泪盈盈地说：“高手在民间啊！”

旁观者不明底里，撇嘴一笑：他不就是俺们这儿的草根艺人吗。

是啊，灵异乍现，光芒照耀，名扬天下了，戴一顶光环的帽子，成了民间艺术家。不戴这顶帽子，没有伯乐赏识，遇不到专家推介，任凭左邻右舍身边之人津津乐道，充其量也就是个不名一文的草根艺人。

这样说来，被誉为剪纸仙手之鲁山下汤镇草根艺人李福才，虽已赴召玉楼，却算不得骈死于槽枥间。

人说，草根艺人多是李福才这个样子。草根艺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一生以土地为主线，不曾离开土地半步。他们生存在乡野，扎根在民间。草根文化相对于御用文化、殿堂文化，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加工改造，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共识，散发着浓郁的乡野泥土味。草根艺人是土生土长的土坯子，不曾进大学学堂镀金，没有那么多深奥的理论铺垫，却凿石石生肉，捏泥泥立骨，让人闻着味儿就迷了醉了，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了。草根不值几个钱，但由草根开出的奇花异葩让人迷恋。草根艺人的心灵慧异常，与自然契合，他们这花，只灿烂给老百姓。像李福才，他日日只管不停地去剪啊剪的，他从不看重自己的作品与手艺，剪成了任由人拿，给个仨核桃俩枣当然乐意，不给了也无所谓。

也有人说，草根艺人虽是艺人，但毕竟是草，长不成参天大树。但反观野草，却最具顽强的生命力。他扎根泥土，是阳光、水和土壤共同创造的生命；看似散漫无羁，却生生不息，绵绵不绝。野草正因植根于大地而获得永生。世界需要大树支撑，但更需要草根去滋养大地，更需要草花去装点环境、美化心灵。

像李福才这样的草根艺人，大多生存在夹缝之中。从生活的角度，他们未免过于清苦，从艺术的角度，这也是上天恩赐的一份厚礼。离开了那片赖以创作的土壤，草根艺人就很难再鲜活起来了。所有的艺术都是这么奇怪的东西，他离不开生活，离不开自然，否则就没了灵性。很多草根艺人登上了星光大道，步入了高雅的殿堂，却偏偏再也出不了优秀作品了。他们一旦走出乡野田垄，便称不得草根，再难回归。

最近，鲁山县与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美术出版社联合编纂出版了《中国民间剪纸集成·李福才卷》，把李福才生前所创作的500余幅精品剪纸荟萃成书。鲁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相关单位又在李福才坟前立碑纪念，碑联曰：胸中锦绣，纸上华章，剪随行云常焕彩；垄外芷兰，艺坛翘楚，君共芳草永留香。这也算是鲁山人民对民间多元文化的一种保护，也算对草根艺人的一种追忆怀念。

惬意 沈俊峰 **摄**

思念

●白云霞

三年前，父亲奄奄一息时，我跪在他身旁轻声地呼唤，恳请他能再给我们讲一次刺猬吃酸枣的故事。

小时候，我和妹妹常常缠着父亲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和尚，庙外有一颗酸枣树树，有一只刺猬想吃酸枣，它就往上爬啊爬啊……”说着说着父亲就睡着了，我和妹妹便捏着他的鼻子把他逗醒，父亲醒来继续说：“爬啊爬啊……”，可又想睡着，我和妹妹吵闹着：“怎么总是爬啊，什么时候吃到酸枣？”父亲打着哈欠说：“快爬到树顶时，刺猬掉了下来，又继续爬啊爬啊，从不放弃……”就这样，这只刺猬在我和妹妹及孩子们两代人的心里一直爬着，最终都没吃到酸枣。

父亲，现在多想让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在分别的这三年里，无数次的梦中相遇，都是您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在父亲离世后一个深秋的夜晚，我梦见父亲在输液，我在一边陪他。父亲说：“天太晚了，你睡吧，明天还得去工作。”父亲坚持让我躺在他病床的另一头，还怕我着凉，用被子给我盖住脚。醒来后，我满脸是泪，发现自己的双脚裸露在外面，好凉。

父亲是高小毕业，在村里也算是文化人，他的教导使我和兄弟姐妹在那个闭塞的村庄里怀有梦想：考上学，走出去！

二哥和我先后考上大学是父亲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当我们满怀希望沿着幸福的轨道往前走时，不幸却突然降临。1996年10月，二哥因车祸身亡。还是父亲先从老年丧子的悲痛中清醒过来：“日子还得过，家要撑起来！”从此，他全心全意照顾起6岁就没了父亲的孙子。侄子上初中后，父亲每天早上5点多钟把孩子送到学校，晚上再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走后的一个黄昏，我站在那条路上，恍若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为了解除我在乡镇工作不方便带孩子的后顾之忧，在我儿子半岁时，父母便把孩子带在身边。有一天孩子发烧，扎针时，两岁多的儿子哭着说：“姥爷，疼啊！”父亲的精心照顾使儿子对他有了精神依赖。

父亲病重时，我儿子正在备战高考。父亲在离世的前三天看到一名医生拿着一套试卷，便对二嫂说：“你问问医生拿的是什么卷子，是不是和高考有关？如果是，给你外甥也买一套。”二嫂去问过情况后，告诉父亲，人家拿的是医生考试卷，父亲这才作罢。

父亲走后的这三年里，我一直想用文字去怀念他，可每每有这个念头时，泪水便盈满于心。父亲，我们都很想念您！

我的老师段佩简先生

●磊子

段老师走了。同学们相约到殡仪馆送他的时候，我因在外地无法返回，一时分身无术。那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滂沱大雨如泣如诉，心情怅然，若有所失。恍惚迷离中，段老师那熟悉的笑容仿佛又浮现在眼前，只见他嘴角轻轻抽动一下，露出一个惯常的淡然而不屑的表情说，你呀，我就知道……

段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古文的。那时候，他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吧，头上还没有什么白发，人也比现在精神多了……平常总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好像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只是偶或于不经意间，眼神会凛然一扫，使人悚然而惊，强烈地感受到他骨子里原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亮和耿直。段老师教先秦文学，也教魏晋文章，而我觉得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大多是从这些传统文化典籍中传承过来的。

至今想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段老师给我们讲《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那一课，他把屈原和贾谊的怀才不遇和一生坎坷经历，讲得历历在目，情致宛然，使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而其中夹杂的人生感慨和悲凉，又是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所不能完全理解和参透的。也就是在那堂课后，我深深地记住了老师在课堂上曾吟诵过的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感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尤其是后两句，老师在吟诵时脸上所表现出来的苍凉和无奈感，足以穿越千载时光，漫漫光阴，而直击一代又一代学子的心灵。

我大约也算得上是段老师的得意弟子吧。尽管段老师从没有当面承认过，或许在他眼里，原是谁都难入法眼的。不过同学们到现在都还记得，每逢上他的课，段老师总是喜欢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而且大多时候总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有时我也会出乖露丑，有一次背诵屈原的《离骚》，段老师本来蛮有把握地相信我能背下来，事实上我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可是那天在课堂上，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怎么回事儿，我居然卡壳了，后来又从头开始背了两次，还是卡住没过去。段老师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到了，嘿嘿一笑，跟没事人似的摆摆手说，好了，好了，坐下吧。嘿嘿，不瞒你们说啊，其实我也背不下来。

毕业以后，大家伙儿各奔前程，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与老师的联系自然就少了。记得有一年春节，几个同学去段老师家喝完酒回来，跟我谈起，说段老师在醉意蒙眬中曾感慨人生苦短，爱恨无常，并坦承自己年轻时有段难以忘怀的爱情足可以写成小说，希望我有空去给他写写。又过了一段日子，我跟几个同学再次把段老师约出来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我把他悄悄叫到一边问起那段前尘往事，他却淡然一笑，调侃道，你听他们胡说，你以为你老师是贾宝玉呢？

段老师，一路走好！

此心安处是吾乡

●马艳

刚下过雨，路有些泥泞，满眼的绿色清新而开阔。这个宁静的绿色世界像在做着一个美妙的梦，枝杈交织，遮天蔽日，细细碎碎的葱绿色叶子，随风轻轻飘动，打动着我们的心。清新的空气，空旷的青山，百变的巨石，轰鸣的溪流，静守着葱茏岁月。

从巨石、青草间踩过，走过蜿蜒悠长的羊肠小道，路过訇訇的流水声，一路上绿荫相伴，云儿也遮住了炎夏的烈日。虽然汗水湿透了衣服，但这一切就像一首优美的乐曲伴随在身边，让人身心愉悦；时而身边又飘来一阵凉爽的风，挟带着青草的香味和水汽的湿润，备感凉爽惬意。

从一处陡峭的山石上小心走过，终于看清了那道细细长长的瀑流。清秀的芳容如下凡的仙女，轻轻柔柔滑下千丈谷底，孤傲地飘逸在纯净素淡的世界里，远离俗世，独享着岁月的清雅，定格在天蓝地绿的世间。

每遇水流，我们必要坐下休憩洗尘。水的柔滑、水的韵姿攫住了我们的眼球。清澈冰凉的溪水，洗去了行路的疲惫和暑热，心情也变得清澈透明、清新湿润了。

当双脚终于踏上山顶，在苍翠空旷的大山之巅，顿觉身心舒畅。进入忘我境界，大家不禁伸展双臂，尽情向大山高呼：大山，我来了——

大山的磅礴气势和博大胸怀，震撼着我的心灵。此情此景，让人想起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里的诗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瀑流的清幽，洗滤着红尘的纷扰杂乱；和畅的山风，轻轻安抚浮躁难宁的心神，只觉世间的许多烦扰都渐行渐远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恬适地静坐在大山里，回到了心灵的原乡，听任时光放缓脚步，安然享受这宁静的好时光。下山后，我渐渐明白了：能在心底留下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闲暇的时候静静品味那山、那水，那些曾打动过你的时光，从容行走在尘世间，一手烟火一手诗意，原来是一件如此美妙惬意的事。

追/逐/梦/想 争/做/精/英
中国少年新闻学院平顶山分院

招募令

全城招募小记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少年报社少年新闻学院成立于2000年4月15日，是经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人民大学批准成立的素质教育平台，国家教育部备案。

目前，中国少年新闻学院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院，如深圳分院、沈阳分院、杭州分院等等。

4月18日，中国少年新闻学院平顶山分院隆重成立。加入分院小记者团，不仅可以跟随专业记者去实地探访，而且还可以在实践活动中体验不同职业，增加人生经验。同时，分院将开设许多课程，如：

小记者财商课——制作特色商品，掌握销售技巧，让你挣到第一桶金；
趣味国学课——穿古装、行古礼、弹古琴，让你置身古代学堂；
小小摄影师——学会采光，找准角度，用镜头留住最美瞬间；
法庭模拟课——威严的法官、善辩的律师、公正的陪审员，你愿意扮哪个？
……
以上课程与实践会让小记者得到更好的锻炼。

今天我是小记者 明天追逐大梦想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少年报社 少年新闻学院

咨询电话 8022222 4973585